



爱情长跑  
催人泪下

## 19 与女友吵架

你觉得没有面子？”

她说：“现在先稳住我爸妈再说，反正暂时又不见面，时间还很多。说不定等到那一天，你已经达到这个水平了。”

“万一达不到呢？”

她想了想，说：“那我就说你突然被降职了……”

我憋了一晚上的坏情绪，一时半会儿无法消除，仍然带着一腔火药味地问：“部门经理，月薪8000元，是你家择婿的最低标准吗？你爸妈是不是不在乎这些？”

凌一尧也生气了，反唇相讥道：“在乎了又怎么样？难道现在还不是时候？”

我顿时有种尊严遭到践踏的屈辱感，认为她瞧不起我，于是甩下碗筷，自个儿生起闷气。凌一尧当时正在为课题和工作的事情发愁，压力很大，她无法承受我发起的冷战，平生第一次与我吵开了。

她说：“你要是有一点长进，我何必编那些瞎话？当初你说早点参加工作攒钱娶我，可是你现在除了一文不值的自尊，还有什么拿得出手？”

“我怎么就没长进了，我从毕业到现在，哪一天不在认真工作？我烟酒不沾，不赌不嫖，工资都交给你了，还要怎么样？”我一时控制不住情绪，越说越气愤，“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了，你又不是第一天知道我没钱没出息，如果你嫌弃我，现在可以去找个小老板，不用跟着

我受穷。”

话一出口，两个人瞬间都沉默了。

她气得躲在小阳台抹眼泪，而我独自待在房间里，固执地认为自己才委屈呢。但再环顾一圈，看到她那个很久未换的旧包，那个空空如也的梳妆台，还有那只我送给她的，使用两年依然洁净如新的手机，突然心痛起来。

我走到阳台上，将她拥入怀中，说：“对不起。”

她没有顺从，也没有抗拒，只是望着城市的一隅，目光里满是迷茫。我渐渐地意识到，现在已经不是无忧无虑的高中，也不是快乐与多梦的大学，我若化不开她对未来的忧虑，兴许会永远失去她。

在这个光怪陆离的城市里，有人出卖青春、肉体与灵魂，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；也有人勤奋隐忍，如履薄冰，却连小小的幸福都难以维持。

那年初夏，我再也无法在广告公司的小隔间里安坐，一有闲暇时间便登录各大求职网站，希望能够寻觅到一个更好的工作。我揣着理工科的文凭，有心从事文科的工作，因此投出去的求职书大都石沉大海，只有一家制作网页游戏的公司给出了文案的职位。

那个职位月薪4000元，交三险一金，又是文字工作，与我的期待颇为相符。

恰在此时，很久以前那个与我探讨人生的项目经理老刘找上门来。老

刘比我大8岁，很早便出来闯荡，如今自己拉起工程队单干。他说：“小吕，记得你以前在测量和预算方面比较在行，我在南通这边做围海工程，刚好缺这方面的技术员，你愿不愿意过来一起干？”

我说：“不好意思，哥，我在南京工作，不在南通。”

“那你认识这方面的人吗？帮忙介绍介绍。”

“我的同学里倒是有，我给你去找找，不过你那边具体是做什么工程，大概提供怎样的薪酬，你说说，别人问起来我也好有一个答复。”

“看具体能力，能力一般就4000元，能力很强的可以开到8000元。”

我又问：“那怎样算一般？怎样算能力强？”

他想了想，说：“这样讲吧，如果你来的话，我给你6000元，你可以用这个标准去判断。”

一方面，我着手在电话簿、QQ和校友录里帮他找人；另一方面，我又不是那么尽心尽力。因为，在物价尚未飞涨的当时，他所给的待遇对我是一个极大的诱惑。

“有没有找到人呀？”他几次催促。

“还没有，他们有的有项目暂时走不开，有的嫌在海边干太苦，不愿意去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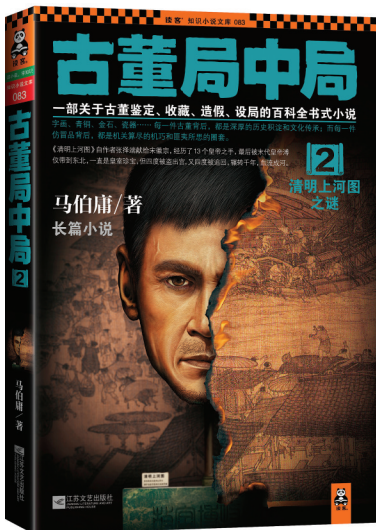
（摘自《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要嫁人了》李海波 著）

凌一尧说：“我妈不许我大学毕业前谈恋爱，我要是说我们俩已经谈了6年，从高中就开始了，她还不得扒了我的皮……”

“我不是说这个。”我打断她的话。

凌一尧抬头看了我一眼，又迅速低下头去，若无其事地说：“那你让我说什么？”

“我只是一个职员，月薪3500元，你为什么说我是月薪8000元的部门经理？难道我现在的状况很丢人，让



机关算尽  
匪夷所思

## 22 我被骗了

整个计划全乱了。

我原本的自信与惬意，从这一刻开始崩溃，顿时有些不知所措，一个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。

这时候也不必再隐瞒了，我无力地松开床单，告诉他们素姐说的。

听到这个名字，刘局和郑教授对视一眼，我看到两个人的眼神都有些异样。刘局又问道：“素姐，是不是叫梅素兰？”我听这名字有些耳熟，再一想，素姐送黄克武的那个小水盂的底款，就是“梅素兰香”，于是我点点头。

“你在哪里碰到她的？”刘局继续问道，已经有点审问犯人的口气了。

“我带着大眼贼的证据去了郑州，然后找到老朝奉在成济村的造假窝点。我是在那里碰到素姐的，她告诉了我关于《清明上河图》的事情。”

刘局问：“跟你一起去的记者，是叫钟爱华吧？”

“是。他是个热血小青年，一心要打假，成济村造假就是我们两个联手揭发的。”

刘局从一个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纸递给我，脸色阴沉地说：“他可不是这么说的。”

我拿过来一看，这是一版新闻报道的传真件，作者正是钟爱华。这期专题

的标题是《五脉传人大义灭亲，勇揭古董造假黑幕》。

我连忙阅读里面的内容。文章里以我的口吻表示，成济村的造假窝点是中华鉴古研究学会的产业。学会本来应该是鉴定古董的定海神针，可在经济大潮中迷失了自己，变得利欲熏心，不光造假，还非法绑架工艺大师。身为五脉中人的许愿不愿看到五脉被金钱腐蚀了良心，毅然大义灭亲，誓要还古董市场一个清白云云。

“一派胡言！”我气得差点要把传真件扯碎，这真是彻头彻尾的谎言，我什么时候说过这些话！

“你确定自己没说过这些话？”刘局问。

“绝对没有！”

刘局轻轻叹了口气：“那我们的麻烦就大了。”

他指了指传真件的边缘，我低头一看，这篇专题报道也是今天刊发的，但报头不是郑州或者河南，而是上海的一家著名报纸，发行量和影响力不逊于《首都晚报》。

在这个恒温23℃的病房里，我浑身冰凉，如坠冰窟。钟爱华骗了我，素姐也骗了我，他们俩一直在演戏。整件事从头到尾，都是老朝奉的阴谋。

刘局说：“老爷子前一阵子操劳过度，身体有点不适，所以住医院疗养一段时间。我已经封锁了消息，他还不知道这件事。”

我暗自松了一口气。刘局又说：“可是家里其他人我瞒不住。”我回想起来，难怪门外那一群五脉的人群情激愤。在他们眼里，我根本就是个叛徒，若不是有方震和刘局，他们说说不定会把我拖出去打一頓。

我无可辩解，只得保持沉默。说实话，我也觉得自己该被打。

“总之，这段时间，你就是一块石头，不会说，不会听，也不会动。”

刘局下达了命令，然后和郑教授离开了病房。

在空无一人的病房里，我一个人躺在床上，在郑州的一件件事情飞快地闪过脑海。我惊愕地发现，表面上我披荆斩棘，实际上每一个决断，都是钟爱华在悄悄引导。更让我恼火的是，在这期间，钟爱华明明露出许多破绽，只要稍微留心便不难觉察，可我对寻找老朝奉的执着，反成了他最好的诱饵。

“妈的……”

我一拳重重砸在墙壁上，痛彻心扉。（摘自《古董局中局2：清明上河图之谜》马伯庸 著）

一听刘一尧的名字，我浑身的肌肉一下子僵住了，整个人呆在病床上。

在我的复仇概念中，老朝奉是《清明上河图》的鉴定人，一切计划都是以此为基础的。现在郑教授却告诉我，鉴画人其实是刘一鸣，那岂不是，我用尽力气挥出一拳，才发现打到了自己人的身上。